

凡事都要動腦筋

悠悠



阿國是一家公司的機械技師主管，一次對筆者說：當今的人缺乏分析能力的嚴重程度可真嚇人，起碼他所遇到的就不在少數。這些人中，年輕的佔多數，也不乏頗有相關工作經驗的中年人。缺乏分析能力的一個原因，是認為工作只是賺錢，不肯動腦筋思考；更重要的原因，是沒有受過創意教育。每天上班，行屍走肉，把一個工序視作一個指令，不去想這個工序與其他工序的相關性，只完成這個工序就算。

阿國說，他讓一名年輕下屬做完一項維修工程後給他提交報告，下屬問：「報告要寫多少字？」阿國說：「有必要限字數嗎？你想寫多少就寫多少。」結果，他交來的所謂報告，是幾點鐘出外維修，幾點鐘開始維修，幾點鐘完成維修，維修對象又是誰家工廠的機器。至於他是如何維修的，過程中的問題他怎樣去解決，報告隻字未提。對這類員工，上司似乎最好給他列個表，讓他填寫時間地點工作範圍，他會很高興！

阿國叫另一個下屬去拆一台機器，看看該機器出了什麼毛病。下屬把該機器的所有螺絲拆散在地上後交差。阿國叫他重新上回螺絲，他說：「我不懂呀，你只叫我拆，沒叫我裝。」從事這行十多年的這名技師，竟然不知道拆一台機器之後的另一道工序是必須重新安裝回去，即使不用你安裝，螺絲也不能亂擲一地，哪一顆螺絲配置在哪一個位置上，要分得一清二楚呀！

另一次，阿國叫一個年輕女清潔工抹房間，女工清潔的全過程只用一塊抹布，抹地板是它，抹微波爐也是它。阿國對她說：「地板髒，微波爐是食具，為何不用另一塊抹布？」她

說：「你只叫我抹地方，沒叫我用不同的抹布。抹東西吧了，為何這麼執著？」阿國認為，員工如果經過教導，還是不接受，就只有炒的份兒。

阿國跟筆者談到年前香港設通識課時，首次的通識考試完結，有人忙不迭跳出來大罵試題欠佳，因為「沒有標準答案」。這就奇怪了，通識課牽涉到公共常識，為何要有標準答案呢？其他一些公開試中，又有人怪責「沒有範例」給學生。這又是莫名其妙的，範例，是過去歷屆同類課程的試題答案，讓其公諸於世，旨在參考，聊備一格而已，卻原來有人就讓學生背熟這些範例，試問新試題又怎可能出現學生所背誦的內容呢？

人人都死背書上試場，如何才能分出高下？考試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找出有能者，為社會作出最大的貢獻。不是全然抹煞死記硬背，在某些情況下，還是得硬背的，但大前提是考核考生有沒有分析能力，去分析和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。

阿國雖然學工科，對文科也有興趣，閒來不忘讀書。對於學生的分析訓練，他舉出兩個例子，其一是吸煙，老師可以問學生：社會為何不禁煙？為何不抽重煙稅？吸煙危害健康，但畢竟與吸毒很有距離，自由社會，只能教育市民知道吸煙的害處，加重稅，就意味着只有富煙民才能吸煙，全面禁煙或抽重煙稅，都有負面作用。像這類分析性的題目，如果老師不懂得出，學生也就無從受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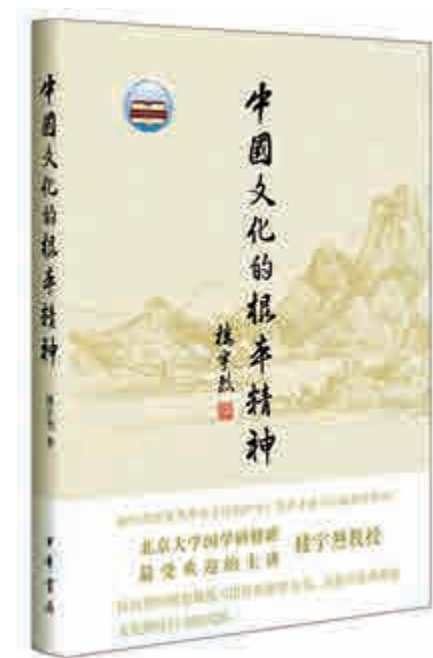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個例子：沒有分析能力的學生，對評價李白的詩所持的態度是單一的，可能學到的只是李白的醉酒，學不到李白的好詩，誤以為李白之所以有好詩，是「借醉寫詩」，結果自己可能飲酒飲得一塌糊塗，也寫不出半句佳作來。

教育，影響一個人的思維方式，不懂思考，沒有分析能力，表面、單一，那就別奢望他們進一步有創意了。



一位西班牙記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，中國經濟發展了，但中國人的文化認同感卻在消失。國與家並非單純疆域的概念，更深層的東西在於文化認同。在世界飛速發展旋轉變化的今天，我們更需要一座屬於華夏的精神坐標，建立起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自尊與自信。

中國文化的根基何在？在《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》中，享譽國內外的資深學者樓宇烈回溯了中國文化的源流，指出「以人為本」並不是西方的舶來品，而是中國的原創。在中國文化的源頭，我們敬愛的並非是外在的神，而是內在的人，這裏的「人」並非君



▲樓宇烈著《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》，今年七月中華書局出版

作者供圖

尋回華夏文明的精神坐標

胡艷麗

王，而是民。在《尚書》中便有這樣的記載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」、「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」，這是中國最樸素的以人為本、以民為本的思想雛形。

如何以人為本，以百姓為天？《大學》的第一句話便是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，這裏的德，是光明正大的生生大德，既包括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的內聖之德，也包括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外王之德。

如何修身，如何立德？《禮記》中所言「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日月無私照」，指明坦蕩無私為君子之德，老子云「上善若水」，孔子曰「君子不器」，在這些樸素的思想中傳達出一個共同的宗旨，就是天道即人道，人要效法自然，坦蕩無私，與天地萬物肝膽相照，這些共同構成了君子「以天為則」立身修德的大道。除此，荀子有言「君子役物，小人役於物」，管子有言「無以物亂官，毋以官亂心」，這些思想形成了中國士大夫經財傲物的精神特質。不役於神，不役於物，在神的腳下站起，在物的面前挺立，如作者所言「上薄拜神教、下防拜物教」，都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。

以人為本，效法自然，修身養德，中國這些最寶貴、最本源的文化精神，何以在近現代被人遺忘，以至我們還要到西方的思想裏去尋找人本思想？在書中，作者着力梳理了中國的文化源流，以及儒、釋、道文化的發展變革，這部分是值得所有的中國人去學習、去尋根的寶貴精神財富，但作者對數千年歷史流變，中國本源文化精神的變形、潰散的原因的分析卻著筆甚少，這確是該書的一大遺憾。筆者以為探悉文化遺失的原因，比呈現文化遺失的結果更為重要。

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的遺失絕不僅僅是近現代以來的事情，而更多的是遺失於唐宋元明清的歷史波瀾裏，到了民國時代，我們所承繼的傳統文化也僅僅是剩下了一襲偽化的儒家袍子，而失去了敬天愛人的裏子，及至

今天，國學成了某些人頂在頭上騙人騙財的幌子，更勿論精神實質。

文化的遺失起於形變，在我們文化的源頭裏，沒有一種思想從源頭上就是教導人臣化、奴化的，而是歷代統治者為了「江山永固」，不斷偷換概念，把天換成了君，將君權授命於民，替換成了君權天授，將安邦立國的儒家思想變成了愚民愚民、將人民奴化的工具。當王者將天下攬入懷中，據為私家財產，中國的士大夫精神也便退去了氣節，抽掉了風骨，成了「天子」的附庸，禮崩樂壞，也就隨之而來。可以說，中國的傳統文化精神，是在歷史中一層一層被統治者剝去的。

時至今日，即使我們口頭上不斷的「反封建」，強調「人人平等」，但今天多少人依然是延續着歷史的慣性跪在權利面前，忘卻人之根本呢？正因為國學不彰，加之百年風雲變幻，三十餘年經濟快速發展，此時，國人找不到精神之根、找不到民族之本，在物欲世界中隨風飄搖，已經成了一種歷史必然。

樓宇烈在書中哀其不幸怒其不爭，痛斥了中國目前社會、教育、醫療、經濟發展等眾多領域存在的問題，並提出需從兩個途徑再續國人的文化精神：一是從教育入手，調整好中西文化在中國現代教育中的比例，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意識；二是調整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比例，充分認識人文文化在社會發展和進步中的重要意義，扶植和發展人文文化。

筆者以為文化軟實力，確實能解決很多實實在在的社會硬問題，比如貪腐、食品及藥品安全、見老人在路上跌倒而不相扶等問題，但這是一個長期的、潤物細無聲的過程，也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，才能抵銷千年沿革下來，以及在物欲橫流世界中爆發出來的人性之惡，而當務之急是正本清源，去除那些化了妝、抹了粉的偽國學，重新拾回我們最根本的文化精神。

跟媽媽一起過國慶假期

陸琴華



以前，每一次我回鄉下前都要事先打個電話給媽媽，算是報喜，也算是讓媽媽思想上有個準備。今年國慶，我沒有事先打電話給她，而是騎着自行車來個突然襲擊，給媽媽一個驚喜。「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閻王不領自個去。」今年媽媽八十三了，可媽媽耳不聾眼不花，她一聽到院子裏響起的自行車鈴聲，抬頭一看，知道是我，不由得又驚又喜，連連說：「我還以為你出去旅遊了呢。」據媽媽說，國慶期間村裏不少人閒着沒事，也跟城裏人一樣出去旅遊了。我笑着對媽媽說：「我是回鄉村旅遊呢。」媽媽聽到這，忽然像想起什麼似的，對我說：「我打糞子去。」記得杜甫有一首寫糞子的詩：「堂前撲棗任西鄰，無食無兒一婦人。不為因窮寧有此，只緣恐懼轉須親。即防遠客雖多事，便插疏籬卻甚真。已訴征求貧到骨，正思戎馬淚盈巾。」儘管這是一首扶弱濟貧的詩，用在這裏不太合適，可是我一直覺得媽媽一人在家是多麼孤單和不易。那棵樹樹有碗口般粗，蓬鬆的枝幹上密密麻麻墜着棗兒，紅紅的，艷艷的，如火燃燒，又像星星閃爍。媽媽用竹竿揀打，嘩啦啦，有不少棗子落了下來，我呢，低頭彎腰去揀。瞧着那熟透了的棗子，我來不及用清水洗一洗，就塞到嘴裏。我咬一口，脆生生，一股甘甜透過喉嚨頓時湧遍了全身，我抑制不住激動和興奮，說：「真甜。」

媽媽好多年前就把責任田轉讓給別人種了，可是她還經營着幾分自留地。在那些自留地裏，有的種着白菜蘿蔔，有的種着菠菜茼蒿。媽媽說：「莊稼一枝花，全靠肥當家。」就對我說：「施肥去。」施什麼肥呢？媽媽揀着一隻竹筐來到一個灰堆前，那灰堆跟一座小山似的，有草木灰，有人糞尿，甚至還有從溝渠裏湧上來的已經漚爛了的野草。這就是過去人們所說的農家肥，或者土雜肥。那時白菜蘿蔔已經長得成型了，嚴嚴實實，遮住了地面，媽媽用鏟子在兩行白菜之間的空地上犁出一道溝來，就讓我那些農家肥放到裏面去，給白菜施肥是這樣，給蘿蔔施肥也是這樣。要給菠菜和茼蒿施肥了，媽媽乾脆把那

些農家肥統統覆蓋在上面，這樣做既達到施肥的目的，又能起到防寒禦冬的作用，一舉兩得。

我常年在外工作，一會兒上南，一會兒下北，沒個固定的工作單位和工作地點。媽媽想來城裏的我家住上幾天也不能。國慶假期了，媽媽想不到城裏的我家住幾天呢？一開始媽媽還有些不情願，可是經不住我的三寸不爛之舌，到最後還是跟我一起到城裏了。

我所在的內地縣城沒什麼著名景點，也沒有什麼名勝古蹟，有的只是高樓大廈、拓寬的馬路和千篇一律的公園。可是這些，媽媽不常見。媽媽到了我家後，我說：「我帶你到超市啊。」超市，媽媽不陌生，城裏有，鄉下也有。媽媽以為我要到超市給她買好吃的，趕緊說：「我什麼都不缺。」到最後媽媽還是在我的陪同下，到超市裏去了一趟。我家門前不遠處就是公園，一吃過飯，我對媽媽說：「我帶你上公園啊。」媽媽不想去，就說：「我們鄉下什麼花草樹木我沒見過？」就說公園裏花草樹木多都沒有鄉下的多。我笑了，說：「家裏的那些花草樹木都是些名不見經傳的東西，公園的那些可都是稀有的品種啊。」物以稀為貴，媽媽一聽「稀有」兩個字，就說：「那我去看一下。」

眼看國慶假期再過兩天就結束了，城裏那些該去的地方媽媽也去了，該玩的地方媽媽也玩了，甚至該吃的東西媽媽也吃了，剩下的時間帶媽媽做什麼呢？我對媽媽說：「我們不吃東西，連水也不喝一口，出去散會兒步。」媽媽說：「我不吃東西，不覺得餓，你年輕，肚子跟沙漏似的，不吃東西能不餓嗎？」我笑笑，領着媽媽到了縣醫院。媽媽一見到那些穿白大褂的人，趕緊說：「你怎麼把我帶到這裏來？」就問我是不是轉向了。原來我帶着媽媽來體檢，抽血、尿檢什麼的，一輪輪下來，媽媽有些不耐煩了，說：「我好好的。」就甩開我扶着她的手，繼續說：「自個能上樓。」國慶假期最後一天，媽媽的體檢結果出來了，一切正常。沒病就是福，我如釋重負，欣喜萬分，覺得今年的國慶假期太有意義了，對媽媽說：「媽媽，你真有福。」媽媽樂了，說：「可不是，我這麼一大把年紀了，國慶期間還跟你人一樣出去遊了一回，真有福了。」

閒話狐仙

白頭翁



說代不衰，興而盛，盛而旺，廣而傳之，呼之為「狐狸精」。

巷間之間、街尾之處兩婦人相罵，必有一女怒唾，斥之為狐狸精，恨不解怨，往往加之駮字為冠。

夫妻二人或因婚姻或因家事爭吵起來，常有此罵，女指男痛斥曰：「你被狐狸精勾了魂。」又往往加之小字為冠。

狐狸成精似乎和愛情有關。遭貶、遭斥、遭罵俱因狐狸成精後奉行愛情至上，唯愛是舉，追求愛情不顧不怕，何論人家是窮是富？是官是民？是婚與否？只要狐狸精看上了，就大膽求愛，大膽示愛，覆愛於懷中，既使九死而不悔。

有蒲松齡為證，多為狐狸精樹碑立傳，其《聊齋志異》中多有化為美女的狐狸精，曾讓多少男子夢有所戀，甚至擇一荒宅，隻身孤燈，或挑燈夜讀，或對月吟詩，單等化為美女的狐狸精半夜入戶，好結就一番謬世人淚飛情湧的愛情故事。

可以言乎？狐狸精有人憎惡有人愛？亦可言乎？狐狸精憎之者多為女人，愛之者多為男人。

狐狸精什麼時候背上壞名聲似乎無案可查，但最早讓狐狸精背上罵名的當屬褒姒。褒姒當年僅十四歲，有傾城傾國之貌，沉魚落雁之美，才被周幽王迷上了。但褒姒是位孤兒棄嬰，父母死於戰亂，無名無姓，因出生於褒國才得名褒姒，早已心灰意冷，是位苦美人、冷美人，從不笑。周幽王為討好美人便在驪山烽火台上舉烽火戲諸侯，以亡國亡命的代價換來褒姒一笑。《詩經》中寫道：「赫赫宗周，褒姒滅之。」唐李商隱在《北齊》一詩中道「一笑相傾國便亡」，褒姒如此一笑就滅了大周，不是狐狸化的美女又是何物？不是狐狸精是什麼？褒姒這冷冷一笑，就由人化狐，背上了數千年的罵名。

真正把女人打造成狐狸精的已經到了《封神演義》，明代許仲琳手中了。妲己，是文人筆下典型的狐狸精，她本是大家閨秀，卻被女媧派出的千年狐狸精吸走了魂魄，借體成形，專意勾引紂王夜夜歌舞，天天酒醉，荒淫無度，不理朝政。於是演出酒池肉林、比干剖心、梅伯炮烙等一幕幕荒誕醜劇。

許仲琳非非是要借古諷今，藉此告訴世人：「美女為狐，女色誤國，紅顏禍水，禍國殃民。」許仲琳先生不過童年在街頭巷口聽說書人講過九尾狐狸精，莫說狐狸精，恐



▲狐狸有一種迷人的美，可能就是衍生成為狐仙的原因

作者供圖

怕他連真正的狐狸也見所未見。

但中國的文人幾乎每寫一本歷史的風流野史，都免不了興致勃勃地塑造出一個又一個的狐狸精。夏姬是狐狸精，西施是狐狸精，趙飛燕是狐狸精，貂蟬是狐狸精，楊貴妃是狐狸精。這些文人總算筆下留情，沒有把王昭君、文成公主、蔡文姬都說成是狐狸精。其實王昭君、文成公主倒是從遠嫁的第一天開始就肩負着「狐狸精」的使命，雖然語言不通，生活習慣截然不同，完全是陌生的世界，卻要「拿住」那裏的可汗大王，犧牲自己換取邊界的和平。

說也奇怪，全世界幾乎都有狐狸，但唯獨只有中國有狐狸精之說。狐狸因漂亮俊俏有嫵媚之態，又有情有愛才修煉成精化為美女，即成為讓人類念念不忘、大作文章的狐狸精。我沒有面對面地端詳過狐狸，但我卻仔細地看過「狐仙」。狐狸成精後又化為原身，民間尊稱為狐仙，或大仙，或仙姑。

大連海濱金石灘公園中有狐仙，我也是極偶然而遇。那天已近初冬，公園遊人稀少，順小路沿海邊向山間西行，遇見有人急急前行，拿着燃香帶着乾果。一問，方知，去拜大仙。原來金石灘公園有一「仙台」，青墨大理石石基，高出地面兩米，兩米之上半臥半蹲着一隻神采奕奕的大狐狸。那狐狸迎風昂頭，尖尖的窄臉，尖尖的鼻嘴，俏皮俊秀，果然一副美人胎子！又細又長又亮又動人的狐狸眼果然充滿迷人的魅力。狐仙似笑非笑，似思非思，似望非望，似靜又非靜。那長長的狐狸尾巴拖在身後，霞光之中竟然泛起一片七色的彩光。狐狸身上確有一種迷人的美，這種美的引申可能就是狐狸精的前緣。

魯迅先生說貓有媚態，我敢肯定大先生沒有見過狐狸。狐狸比貓更媚、更美、更妖、更艷、更驕，也更「驕」、更俏，狐狸身上有一種誘人的氣場。

狐狸像前是香爐，一排排排香長長短短，氤氳正濃，嫵嫵娜娜；一排排排果、飲料整齊齊，供在「大仙」面前。有人在「大仙」面前跪頭拜仙。問其何然？皆畢恭畢敬，皆曰：「大仙」面前無誑語，求仙如拜佛，仙靈如神靈，大仙真驗靈，有求必應，心靈則靈。這可能是中國一種文化怪象，彷彿人皆罵狐狸精，彷彿人皆又不敢冒犯狐狸精，虔誠拜求狐狸精的大有人在，供仙如供佛，敬仙如敬神。

嗚呼，感嘆狐狸精。蒲松齡《聊齋志異》中說，狐狸多是盡善盡美的天使，難怪一個個窮秀才夜深人靜時閉門關窗與其幽會。這些狐狸精扮作美女，或播撒貴情，或鋤奸除害，或送衣送幣。狐狸精們不羨富貴、不圖回報，只圖過幾天凡人的美好生活，狐狸精們有生活情趣，懂琴棋書畫，有惻隱之心，知人問冷暖，她們在許多方面比人好、比人美，牠們不攀龍不附鳳、不趨炎不附勢、不欺善不怕惡。民國年間，匪患滋生，蒲城有一村遭土匪圍攻，面對蝗蟲般的強盜，村裏人奮起抵抗，眼看城堡失守，這時幾隻狐狸上城助戰，長呼短嘯，扔磚擲石，土匪從沒見過這等奇異之事，嚇得慌忙逃竄。全村人的性命保住了，村人由是感激，年年給「狐仙爺」過會，感謝救命之恩。而貪官、惡霸、色鬼的周圍，總在鬧着飛沙走石、投石擲瓦的狐魅蹤影。

關於狐狸精的傳說，我信滿蒲的。蒲翁深知狐狸精。